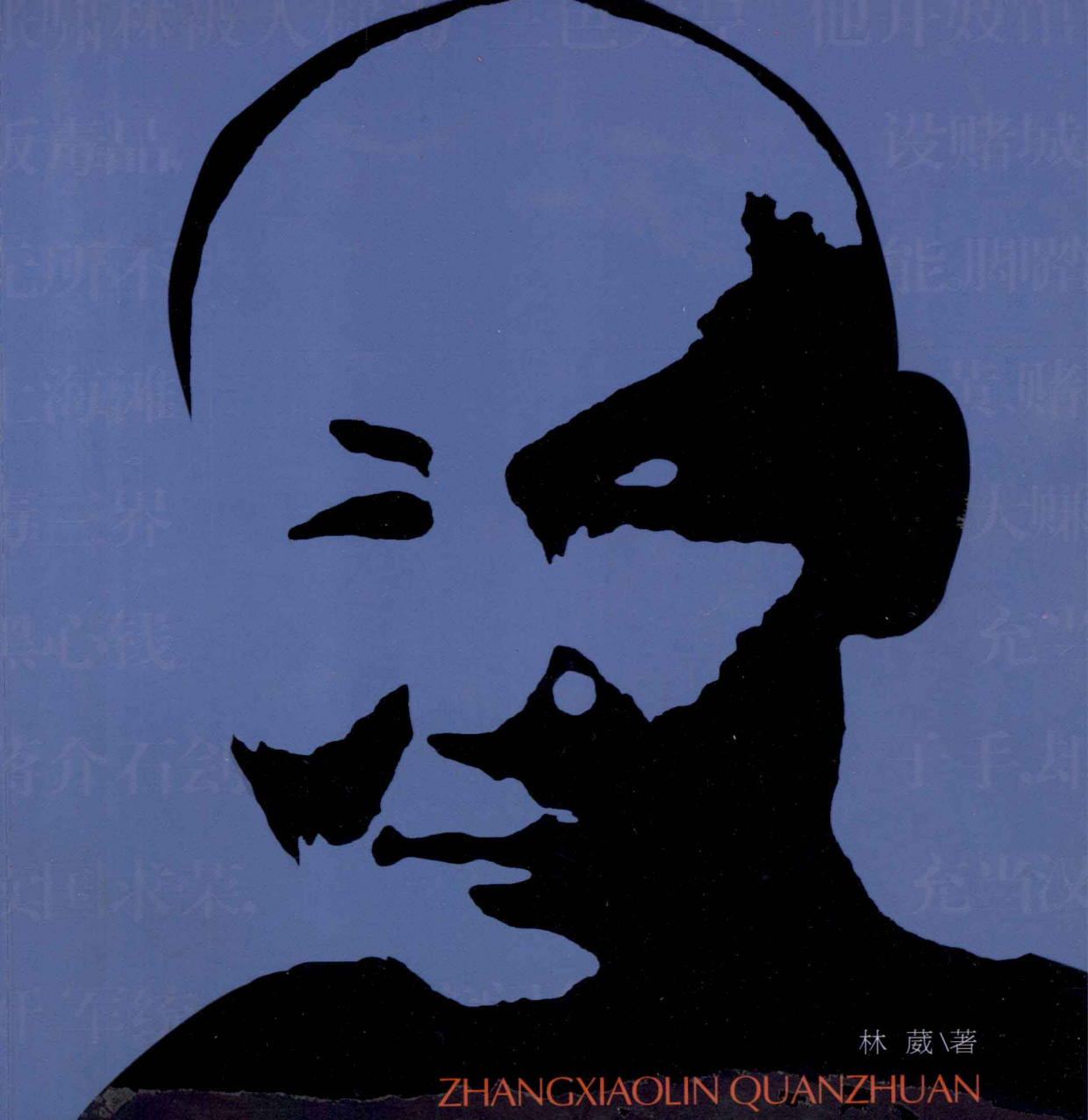




林 葳\著

ZHANGXIAOLIN QUANZHUAN

“白天和黑夜托着钱罐子，就是为了香床和旗袍！”

张啸林全传

武汉出版社
WUHAN PUBLISHING HOUSE



张啸林全传

ZHANGXIAOLIN QUANZHUAN

林 葳\著

 武汉出版社
WUHAN PUBLISHING HOUSE

(鄂)新登字 08 号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张啸林全传 / 林葳 著. — 武汉: 武汉出版社,

2011.11

ISBN 978 - 7 - 5430 - 6379 - 2

I. ①张… II. ①林… III. ①张啸林 (1877 ~ 1940) - 传记

IV. ①K828.9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1) 第 214879 号

著 者: 林 葳

责 编: 赵 可

封面设计: 柏拉图创意机构

出 版: 武汉出版社

社 址: 武汉市江汉区新华下路 103 号 邮编: 430015

电 话: (027) 85606403 85600625

网 址: <http://www.whcbs.com> E-mail: zbs@whcbs.com

设计制作: 龚 亮

印 刷: 北京毅峰迅捷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710mm × 1000mm 1/16

印 张: 17 字数: 300 千字

版 次: 2012 年 04 月第 1 版 印次: 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32.00 元

版权所有 · 翻印必究

如有质量问题, 由承印厂负责调换

前 言

在凄风冷雨的民国时期，旧上海无疑是繁华鼎盛的世界。上海滩上的十里洋场，黄浦江的滔滔银浪，都记录了一段段为人津津乐道的繁华往事。往事背后，是辛酸的无言还是命运的玩笑？这都无关紧要，毕竟时间过去了那么久！能遗忘的我们选择遗忘，不能抹去的我们还得神伤。然而，上海滩的“三大亨”是无法从我们的记忆中抹去的，尽管他们的人生早已谢幕，不管他们是“人”还是“鬼”，都是值得我们思考的人生态度。

作为“三大亨”中的张啸林，相较其他两位——黄金荣和杜月笙，是影响最小也是最为人不耻的一位：因为他当了日本人的走狗，当了汉奸！一个人可以没有人格，充其量是个不肖子孙，于国于家无用而已！如果一个人连国格也没有了，那就是民族的罪人，国家的蠹贼！这种人的下场可想而知，所以张啸林没有善终。也许死后他才能明白，与汪精卫相比，独夫民贼他还不够格！也许死后他才能明白，如果他不卖国，无论他之前做过什么，人民也可能原谅他，黄金荣就是一个例子。

有人把他说成是近代中国最纯粹的恶人，与汪精卫、周佛海、陈公博相提并论，只因为他当了日本人的鹰犬。我想，这是高估他了，他没有那么深刻的思想动因，也没有那么高调的政治背景，因为他一张期盼已久的伪省长的委任状还没焐热，就被国民党特务收买他手下的保镖暗杀了！用现代流行的话说，何其悲摧！

他充其量是一个小混混，三混两混混到了最高阶段，混成了

“精”！所以说，作为一个流氓头子的称呼是恰当的。对比另两位“大亨”，他的出身基础是最薄弱的。黄金荣的父亲是“公务员”——衙门的班头，杜月笙的父亲是“个体户”——米店老板，而他的父亲不过是个小木匠，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。所以说，他在成为“三大亨”之前的奋斗历程是万分艰难的。时代造就了这样一个怪胎，是人民的不幸还是个人的幸运？

也有人说，他是“三色大亨”——黄、赌、毒。“黄”是指他不但随意玩弄女性，还娶了好几房姨太太，此外，还开设妓院大发横财；“赌”是指他不仅一生好赌成性，无赌不欢，还开设了上海滩首屈一指的“181号”大赌窟；“毒”是指吸毒、贩毒，尤其是他和那两位“大亨”开设的三鑫公司，臭名昭著。正是他的加盟，使得三鑫公司地位稳固发展，一时无二，他在其中的作用举足轻重。

他究竟有怎样的经历，使得一个籍籍无名的乡下小混混一跃而成上海滩上叱咤风云的“三大亨”之一呢？可以说，他是善于投机钻营的机会主义者，混迹于军阀政客间游刃有余；他工于心计，不遗余力地壮大自己的帮会势力，个人拥趸者极多；他还是一个追求个人享乐的利己主义者，极力追求财富的极大化，这其中包括银子、漂亮女人和社会地位。无论如何，他是一个真实的人生侧面，虽死有余辜，但他自有他生存的道理。这些都是值得我们思考与探研的。

本书搜集大量翔实繁富的资料，去芜存菁、去伪存真，力求将张啸林这个人物还原到当时的历史环境当中。希望通过本书的阅读，读者能够真实地了解这个“海上闻人”传奇而富有戏剧性的一生，还能够有所启迪和发现。这也一直是笔者笔耕不辍、孜孜以求的最大愿望。

目 录

第一章 乡里小混混 / 1

第一节 看相取名	1
第二节 拱宸小霸	3
第三节 鱼跃龙门	8
第四节 初涉商海	13
第五节 强势摘花	16

第二章 杭州一虎生 / 21

第一节 机关算尽	21
第二节 旧仇新恨	27
第三节 一雪前耻	28
第四节 莫逆之交	33
第五节 首倡义举	35
第六节 小船设赌	39
第七节 人命关天	42



第三章 初入上海滩 / 45

第一节 生财有道	45
第二节 福星高照	49
第三节 青帮考源	52
第四节 拜师归正	59

第四章 挣扎黄浦江 / 62

第一节 守望相助	62
第二节 红运当头	69
第三节 身陷囹圄	75
第四节 快意恩仇	78

第五章 跻身“三大亨” / 80

第一节 再入黄浦	80
第二节 花园旅馆	85
第三节 三鑫始计	87
第四节 豪情加盟	96
第五节 壮志雄心	101
第六节 初排座次	103

第六章 万国禁烟紧 / 105

第一节 剑拔弩张	105
第二节 美人有计	107
第三节 浦东销烟	111
第四节 独霸烟市	113

第七章 情场风云变 / 116

第一节 再娶新妇	116
第二节 开开洋荤	119
第三节 两雄争宠	122
第四节 患难与共	127
第五节 红杏出墙	136
第六节 雪上加霜	138

第八章 香财纷争忙 / 148

第一节 前门进虎	148
第二节 后门入狼	154
第三节 财源滚滚	157

第九章 北伐疑云现 / 159

第一节 各安天命	159
第二节 英雄末路	165
第三节 江山为轻	168
第四节 从容应对	171

第十章 反动帮凶狂 / 176

第一节 磨刀霍霍	176
第二节 英雄之死	183
第三节 杀气腾腾	187
第四节 坐地分赃	191
第五节 衣锦还乡	194



第十一章 八方财源广 / 197

第一节	实业探路	197
第二节	赌台高筑	200
第三节	赌场名人	202
第四节	拉人下水	211
第五节	招来杀手	214
第六节	民国好汉	222
第七节	和平解决	227
第八节	寿诞繁华	230

第十二章 认贼作父日 / 233

第一节	日寇来临	233
第二节	何去何从	236
第三节	汉奸有理	245
第四节	垂死光环	249

第十三章 寿终正寝时 / 254

第一节	铁血锄奸	254
第二节	兄弟阋墙	257
第三节	一命呜呼	259

第一章 乡里小混混

第一节 看相起名

1903年夏，杭州，一派酷暑炎炎的景象。吴山，绵亘起伏伸入杭州市区，山中多祠庙寺观，可谓是步步楼台，处处亭阁，一向是香客游人摩肩接踵、热闹非凡之地。

酷暑炎炎的吴山城隍庙外，一个僻静处摆着一个测字摊，摊后坐着一个摇着芭蕉扇的老头。身子枯小，脸面黧黑，看上去是个很稀松平常之人，然而此人在杭州府却也小有名气，因为他有一手看相、算命、测字的本事，人称许半仙。在这杭州府方圆三百里内，这许半仙的名头还是挺大的，时不时总有些慕名而来讨教的人。

这不，这个烈日炎炎的上午就有一个小伙子来了。这小伙子看上去身材高大、相貌堂堂，却穿着短裤，打着光脊梁，虽然看起来有点不雅，不过也不能怨他，今年杭州的夏天真是酷热异常，窒息得几乎让人喘不过气来！坐着不动都浑身冒汗，走起路来那简直就大汗淋漓！这小伙子浑身蛮肉，没光着屁股走路也就算不错了。

只见这小伙子此时蹲在许半仙的测字摊旁，恭敬地说道：“俺叫张小林，小名阿虎。老家本是慈溪人，现住杭州拱宸桥，俺是慕半仙之名



而来……”明白了，这小伙子是慕半仙之名来算卦的。

对于许半仙来说，像这样慕名前来算卦的人实在太多了，是再平常不过的事。因此，许半仙睁开微闭的双目，打量了一下张小林，不由得吃了一惊：此人身材魁伟，长相凶恶，绝对是一个打架斗殴的好手！此人最好不要惹！

于是，许半仙点了点头，道：“请报上先生的生辰八字。”

“俺生于1877年6月14日……”刚报了生辰八字，这个张小林不等许半仙张口说话，又赶紧小声说道：“俺想测一下官运，再请半仙给取一个吉利的名字。”

许半仙很认真地看了一眼张小林，又掐指闭眼算起来。许久，睁开眼来，仔细端详起这个张小林的脸来，前前后后看了半天，忽然惊叫道：“呀，大福之相！”张小林瞪着吃惊的双眼看着许半仙，半张着嘴说不出话来。许半仙长出了一口气，压抑着激动的口气说道：“先生这是大富大贵之相！根据你的面相与生辰八字看，你今后必将飞黄腾达，尽享荣华富贵……”

张小林此时激动得不知如何是好。许半仙说着说着，看见张小林红亮的额头中有道黑影一闪，不觉心里咯噔了一下：此人日后必将不得善终。于是，不禁说道：“不过——你得改个名字。”

“在下正有此意，全听半仙做主！”张小林噌地站起来，一把抓住了许半仙的手，像是抓住了久久思念的情人的手，一点也不肯放松。

“你本命属虎，日后你的名字可叫张寅，此名可是个大吉大利之名。此名一起，富贵在望！你的小名叫小林，虎在林中咆哮，可取‘啸林’为号。”

“好！”张小林满心欢喜地叫道。心里想着风流才子唐伯虎的名字，也叫一个“寅”字，就算落得个附庸风雅，这也不枉读书一场，好歹是还了父亲一个心愿。

正在张小林浮想联翩之际，只听许半仙又说道：“虎啸山林，百兽

震恐！你在人中，犹如猛虎下山，日后肯定会有一番作为……”

张小林激动之下，也不含糊，掏出一块银元：“今天只有这点银两，若日后有成，一定重谢大仙！”

说罢，张小林欢天喜地地回家去了。

如果说一个人的成功首先需要自信，那张小林最初的也是最坚定的信心便来自于此。他坚信总有一天自己会虎啸山林，威震天下。借许半仙的吉言，张小林高高兴兴回到了杭州，顺顺利利考上了武备学堂，然后开始了更大的发展……

那么，这个张小林是何许人呢？

第二节 拱宸小霸

张小林出生于浙江宁波府慈溪县的一个偏僻山村，时间是1877年6月14日（清光绪三年五月初四）。时值初夏，暑热稍显，正在傍晚时分，一个破旧的茅屋中传来几声响亮的婴儿哭声。这哭声响彻全村，正在忙碌的人们不禁停下手中的活计议论纷纷：张家的媳妇又生了！这个孩子便是张小林。孩子出生的时候，父亲衣衫褴褛背着木工箱正风尘仆仆地往家赶。饱经沧桑的面庞让人怎么也看不出这是一个年富力强的中年人，反而有一些早衰的迹象，三十多岁的人看起来有五十多岁。因过度劳累而显得疲惫的身躯，有些沉重和佝偻。因为早晨出门的时候大约知道媳妇今天生产，所以早早收工，但还是没赶上孩子出生。

孩子的父亲叫张全海，一个地地道道的小木匠。张全海白天外出到处找事做，晚上回家又做箍桶的活儿。虽然整天拼命地干活，可是那时木匠的收入是很微薄的，就说箍桶的活儿吧，箍一个桶才能挣几文钱，而一晚上就算不睡觉也箍不了几个桶。无论怎样努力，日子依然过得紧



紧巴巴，家里是一贫如洗。但是，孩子的出生无疑给张家带来了些许喜庆，尤其是张全海听乡亲们说孩子在出生时的哭声洪亮异常，而且看到初生的孩子也算模样周正，骨骼奇大，一向迷信的他是愿意相信这孩子将来必定有一番作为，便暗暗下定了好好抚养的决心。在这个孩子之前，已有一个哥哥，名字叫大林，因此，张全海没有犹豫，顺理成章地给孩子取了个名字叫小林。又因张小林属虎，自然而然地给他取了个乳名叫做阿虎。

显然，小儿子的出生并没有给张家带来好运，多添了一口人，反而加重了负担。张全海起早贪黑依然挣不够全家四口人的口粮，两个孩子整天直嚷饿。在那样的时节，小时候的张小林就习惯了偷拿抢要，在村里很不招人待见，没少给家里添麻烦。只有张全海明白，孩子实在是饿急了才这样做。

就这样饿来饿去，在张小林出生后的第十个年头，终于饿不下去了，邻里关系越处越紧张，再这样下去指不定会闹出什么乱子。张全海只得一咬牙，离开了祖祖辈辈居住的村子，举家来到杭州拱宸桥，开了一爿箍桶店，名字叫“张记箍桶铺”。毕竟空间大了些，生意要比老家好做得多，从此，张家的生活算是安定了下来。不久，张大林也在一家织造绸缎的机房当了学徒工。

张家的经济稍稍有所好转，张全海便把小儿子张小林送进私塾去念书，因为他认为这个小儿子出生时就与众不同，将来必定会有出息，所以要好好培养。虽然妻子一开始反对，理由是张家的经济虽然有所好转，但毕竟不富，依然是个穷人家。在这个问题上，张全海显得格外固执，做妻子的只好听从了丈夫的意见。

然而，成为私塾学生的张小林却不争气，没有心思好好学习，整天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，更不用说集中注意力听课了。那时候，能进私塾的大部分是有钱人家子弟，而这些子弟普遍的恶习是不守规矩，不思进取，专爱小偷小摸，喜欢聚赌，一些成年人的不良习气都在这些半大的

孩子中蔓延、滋长。张小林整天想的便是和这样一群混混搅在一起，如何花样翻新，怎样哗众取宠。简直天赋异禀，时间不长，偷、摸、赌样样都学会了。他习惯于站在众星捧月的高度，习惯于用拳头解决所有难题，再加上天生就有的领袖气质，和生就的五大三粗的体格，打架时一个顶俩，很快便成为这些不良少年中的头头。附近一些贫苦人家的孩子更是对他言听计从，听他指挥。

张小林没有心思学习，总要找点事做。于是乎他就学着戏曲里黑帮的规矩收保护费，同学们都怕他，每天交纳5文到15文不等的孝敬钱。有了这些钱他便跟那些富家子弟赌博，并且用心钻研，很快，各种赌法乃至作弊手法都熟络于心。有时运气好，赢了钱更觉得学习没什么用，变本加厉地想方设法一赌为快。这项营生是他毕生的追求，以至到他生命的最后时刻，一日不赌便觉得心下难熬。当然，有钱最大的好处便是饿了可以去茶馆、酒馆消费，如果能带着他的一班所谓弟兄前呼后拥那就更加威风。如果这时又恰好看谁不顺眼，他便发号施令一拥而上，而自己更是带头冲锋。打同学是家常便饭，甚至老师也被他整得敢怒而不敢言。张小林还在背地里警告老师不要告诉他父亲，否则有他好果子吃，边说还边给老师一些孝敬。老师也就睁只眼闭只眼，只要他不扰乱课堂，那就万事大吉，来不来上课都随他，至于课堂之外就更管不着了。闲极无聊之际，他甚至把某个女同学封为皇后，自封为皇帝，学学戏文里开堂审案的事，无非就是为打人找个冠冕堂皇的理由。按照一般私塾规矩，这“皇帝”的宝座理应由私塾先生的儿子或孙子来坐。可那时谁敢惹张小林？没等他发话，先生的孙子倒先拱手让座了。

然而，好景不长，张全海夫妇最终发现了自己儿子的所作所为。起因是张全海一天晚上心血来潮想看看张小林的功课，翻看他的书包时却发现一张春宫图。这可如何得了，当时就把张全海气得七窍生烟。马上把熟睡中的张小林提起来一顿臭揍，栗子和耳光轮番上阵。直打得七荤八素，天昏地暗，末了还要张小林跪在地上交代。



张小林却是倔犟，眼看嘴角都流血了，怎么打也是不哭。在一旁的母亲却心疼得不得了，却也无可奈何，孩子确实该管教了！可是交代什么呢？张全海不好明言，自然张小林也不知道交代什么。母亲在一旁好说歹说，张小林总算开口了。他以为父亲去学校被老师告发了，便交代的自己的所做的一些事，无非就是向同学要钱买吃的，打了哪些同学，还怎样整老师的一些情况都说了出来。他说得不以为然，得意处还用手比画，全然忘记了被打的伤痛。张全海震惊了，没想到儿子变成这样，流氓习气全学会了，不以为耻反以为荣，怎不叫他痛心疾首！当时也顾不上打了，一大口鲜血立时从口中喷涌而出，就此病倒不起。

此后很长一段时间，张小林规矩了许多，一则是被揍得心有余悸，另外也算是心疼张全海。因为张全海的精神受到极大的打击，倒床之后再也没有缓过来，虽然也看了大夫，吃了一些偏方，却是不见好转。箍桶铺是开不成了，私塾求学也算到此为止。为了买药治病，张小林主动提出承担照顾父亲的责任，以使母亲有些工夫靠替人浆洗打零工帮补家用。规矩了许多的张小林，为了安慰病中的父亲，突然对写字产生了浓厚的兴趣。他就每天对着病床上的父亲铺开纸笔练字，日复一日，长进也是不小。当张小林成为上海滩大亨时，更以自己的一手好字而颇为自得。每到名胜古迹，免不了要炫耀一番，像杭州的灵隐寺就留下了“张寅”的题记。

转眼间到了1890年，张小林十三岁这年，江浙一带天灾人祸，疫病大作，张全海再也没能挺过去，含恨去世。张家的顶梁柱塌了，母子三人为了维持生计，只能让张小林也进了织造绸缎的机房当了个学徒工。

随着时间的推移，父亲的死渐渐被遗忘，张小林越来越受不了劳累之苦。他先是从机房里偷纱锭，偷来之后卖点钱，去酒店喝酒。不久被机房老板发现，老板也不敢直接去找他，便去威吓他哥哥大林。大林是个老实人，在老板那里赔尽了理，赔足了钱，总算把这桩事了结。不偷

东西没有钱，张小林就去赌，下工的时候赌，该上工的时候，他也常找个理由不去，躲在赌棚里一赌就是一天。说来也怪，他的赌运似乎特别好，赢的时候多，输的时候极少。机房的老板不敢点名开除他，提出要是他旷工除了扣钱还得罚钱的要求。张小林满口答应，但有一条，不许老板告诉他母亲。从此，张小林更是肆无忌惮。他不务正业，专同流氓地痞为伍，经常纠众闹事，寻衅打架。拱宸桥的人提起他来便头疼。逼不得已，为机房的声誉着想，老板下定决心要撵他走，还联合各机房的老板们谁也不准接受他进机房做工。张小林未曾出师便离开机房，心里倒也痛快，不曾有丝毫失落，更加名正言顺地与拱宸桥的地痞流氓混在了一起。

张小林觉得，自己是块凭拳头混饭吃的料，不该靠卖力气做工吃饭，所以也不着急找工做，专心做他的混混，又有何不可呢？天生的蛮横与领袖气质，仅凭他的拳头便很快在流氓瘪三的队伍里脱颖而出，在拱宸桥一带打出了一片小天地，成为了拱宸桥的一小霸。

拱宸桥一带每隔一段时间有一次集会，如每逢农历三、六、九就会在固定地区辟一片开阔地进行物品交易。对附近乡下人来说，这就是换取日常用品的大日子。每当这个时候，附近村镇的乡民便从四处赶来，带上自家的土特产，来这里叫卖交易。这也是张小林活跃的日子，每当此时，他就带上一些喽啰，在交易地头上穿梭，看准机会就敲诈勒索，强买强卖。乡民们哪见过那阵势，吓得敢怒而不敢言，怨声载道。但张小林也有一个原则，那就是“兔子不吃窝边草”，绝不骚扰四邻八舍。也是基于这样的原因，很长一段时间都相安无事，也无人报官，使得他越发得意。但在拱宸桥人的眼里，张小林已经彻底沦为一个地地道道的地痞流氓，无可救药。

忽然有一天，张小林觉得自己这样下去很不像话，就想找一条新的出路，听说吴山上有个许半仙算命测字尤其灵验，便有了前文起名号一节。



从此，张小林便正式改名为“张啸林”，这就是日后称霸黄浦滩头的青帮大亨——张啸林。

第三节 鱼跃龙门

1903年，张啸林二十六岁。此时的张啸林不过依旧是个混混，而且和他一起混的混混，都各有所归：有子承父业做了生意娶妻成家的，也有外出闯荡世界的，总之，各奔前程，昔日体己的兄弟还在张小林身边的人越来越少了。喜欢热闹的张啸林第一次有了孤独感。

张啸林也想有个归依，至少娶个老婆成个家吧。可是，张啸林除了一个老实巴交的穷哥哥和多病的母亲外，可以说一无所有了。更严重的是，他在左邻右舍的眼里名声很臭，甚至到了苍蝇都嫌弃的地步，就他这样一个混混，谁愿意把女儿嫁给他？

正好这一年，浙江武备学堂招考，贴出了告示，而且贴到拱宸桥的大门口。这天张啸林在街上闲逛，无意中看见许多人围观一则告示，便也仔细看起来。思量再三，觉得这也是一条出路，如果能混到一个正经出身，强如在这个小地方湮没无闻。张啸林决定碰一碰运气，好歹也是念过几年私塾，断文识字应该不在话下，其他的还能有什么更难的？说干就干，第二天便收拾好行囊，辞别老母，去投考武备学堂。

当张啸林投考路过南星桥码头时，看到前边吵吵嚷嚷的，张啸林本是个不甘寂寞的人，就跑过去看：

原来有一个兰溪县人叫张载阳的，这天也来报考浙江武备学堂。他一手拎一只藤条筐，一手提个铺盖卷儿，刚上了码头，就被几个混混纠缠住了。对方看见他孤身一人，欺负他是外乡人，便要强行替他搬东西收取报酬。